



##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2 年 7 月 18-19 日)

### 1、CFR 分析美国网络空间外交政策

7 月 12 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刊登了其数字与网络空间政策项目主任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的评论文章《美国网络空间的新外交政策》。文章指出，过去 30 年间，美国一直与盟友和私营部门合作促进互联网开放和全球化，但全球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互联网正变得更加碎片化和危险。全球互联网时代的结束有三个表现：一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数据本地化以及封锁和审查内容；二是互联网自由度一直在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完全脱离全球互联网；三是网络空间安全威胁持续增长，并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文章建议，美国应该重新考虑网络外交政策，改进网络安全并制定新的网络空间战略。一是围绕互联网愿景建立一个由盟友组成互联网联盟；二是向对手施加更有针对性的外交和经济压力，并在实施更具破坏性的网络行动时，与盟友达成共识，对特定类型的目标实行自我克制；三是将数字竞争政策与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战略紧密联系起来。

<https://www.cfr.org/blog/new-us-foreign-policy-cyberspace>

撰稿：郑乐锋

## 2、CSIS：美国-巴西安全合作的未来

7月15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刊登其美洲计划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Ryan Berg）等人的报告《美巴安全合作的未来》。报告指出，2019年，美国指定巴西为美国的“重要非北约盟友”（MNNA），这也是美巴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长期以来，美国都有强化美巴关系的意愿，拜登在美洲峰会期间与博索纳罗的会晤也能进一步推动美巴之间就安全问题的合作。报告回顾了美巴安全合作的历史，提出加强安全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并能促进拉丁美洲的和平与稳定。此外，对美国来说，与巴西建立更深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助于拜登政府推进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而对巴西来说，与美国深化安全合作则能够提高其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的能力和区域话语权。但是，MNNA地位只是为美巴之间就安全问题进行对话而构建的重要渠道，并非解决一切双边问题的灵丹妙药。以MNNA地位为基础，拓展更多的双边合作渠道对于美巴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uture-us-brazil-security-cooperation-opportunities-presented-brazils-major-non-nato-ally>

撰稿人：李竺畔

### 3、《外交学人》：美国对中东四方的地缘政治分歧有耐心吗

7月17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印度学者穆罕默德·泽山(Mohamed Zeeshan)的文章《美国对中东四方的地缘政治分歧有耐心吗》。文章指出,尽管沙美两国因卡舒吉事件酿成人权和外交纠纷,俄乌冲突下的美国已经充分意识到中东地缘政治盟友的重要意义。拜登在访问中东之前举办的“中东四方”(I2U2,包含美国、阿联酋、以色列和印度)虚拟峰会正是为地缘政治目的而生。I2U2旨在于联盟内部建立共识,孤立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敌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但是,地缘政治不是将I2U2联系在一起的最关键原因,关键在于外交层面的耐心。印度和阿联酋是美国对俄制裁的主要阻力国,即使是以色列也在伊核问题前景上与美国存在分歧。四国在能源、粮食安全、健康等领域具有较大的互补性,但是美国地理位置遥远、经济远发达于其他三国。为了将自己而非中俄塑造为中东国家的首选合作伙伴,美国可能需要拿出比构建印太四方机制时更强的耐心。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does-the-us-have-patience-for-the-middle-east-quads-geopolitical-differences/>

撰稿人:李星原

### 4、大西洋理事会刊文分析欧洲在中东地区的支点角色

7月12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布了欧洲外交关系

委员会中东和北非项目主任朱利安·巴恩斯-达西（Julien Barnes-Dacey）撰写的分析文章《欧洲在中东地区的支点角色》。文章指出，在经历了多年零和博弈之后，中东国家目前正在谨慎地通过外交手段来缓和局势。这种转变最显著的标志是伊朗和沙特之间的新双边外交，阿联酋与沙特也在尝试搁置与土耳其之间的分歧。但是这一战略上的外交转向十分不稳定，俄乌冲突引发的经济波动正在动摇这种脆弱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影响了欧洲的核心利益。欧洲希望能集中精力应对俄乌冲突，此外中东对欧洲的直接能源供应也是欧洲所关注的核心利益。所以对欧洲而言，中东局势的稳定至关重要，维持与中东国家之间脆弱的外交关系也同样重要。文章建议：第一，即使伊核谈判破裂，欧洲也应该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第二，欧洲需要关注中东地区日益严峻的经济问题，首要任务是帮助该地区度过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第三，欧洲需要清晰地了解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并战略性地支持该地区解决其根深蒂固的发展问题。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a-pivot-point-for-europes-role-in-the-middle-east/>

撰稿人：胡宇恺

## 5、《外交事务》：乌克兰的战后重建需多国提供外部支持

7月18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了美国退役陆军

中校、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亚历山大·文德曼（Alexander Vindman）和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多米尼克·布斯蒂罗斯（Dominic Cruz Bustillos）的文章《更好地重建乌克兰》。文章认为，战后乌克兰的国家重建和民主复兴工作需要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多国外部支持及其自身努力。第一，美国需与盟友及伙伴国家共同为乌筹集重建基金，并为之提供大量以政府赠款为主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其中，从组织层面考虑，双边基础上的基金建设更为合理、便于管理。第二，充分发挥欧盟-乌克兰重建基金的作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欧洲投资银行等现有机构需为乌复苏开展新的融资与发展项目，并在欧盟内设立专门事务委员会指导重建工作，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实现沟通联络；第三，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等机构的制度支持，降低俄乌冲突后的对乌投资风险，提振私营部门的商业投资信心；第四，乌克兰自身尚需满足一系列援助标准，坚定改革意愿，着力清除腐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22-07-17/build-ukraine-back-better>

撰稿人：蔡依航

## 6、东亚论坛刊文分析日本的防务政策

7月18日，东亚论坛网站刊登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 Govella）的署

名文章《日本防卫政策面临一个关键时刻》。文章认为，2022年是日本安全政策的一个决定性年份，俄乌冲突或为日本推动国防政策重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埋下伏笔。在此之前，一些日本政治家就已经在主张增加国防开支。俄乌冲突的爆发直接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政治背景：第一，激起日本政府和公众的强烈反应，日本异常积极地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并与美国和欧洲一起实施制裁；第二，重塑日本围绕国防开支的讨论，强调其不作为的风险；第三，极大地增强公众对扩大国防开支的支持。俄乌冲突正在创造一个关键时刻，为自民党提供了一个将日本国防开支大幅翻倍的机会窗口。但是，日本国内仍然存在不同声音，反对党也表达了相应疑虑，这些反对意见可能会缩小国防增长规模或延缓增长的时间。国防开支的增加并不完全等同于日本安全环境的改善，同时日本经济的整体健康状况也将对其国防增长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政策制定者成功地赢得日本国民支持，那么他们就必须谨慎地向邻国传递信息，特别是那些对日本军事意图心存疑虑或对其侵略历史具有创伤性记忆的国家。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7/18/japans-defence-policy-faces-a-critical-juncture/>

撰稿人：邵志成

## 7、《报业辛迪加》：全球能源危机加剧

7月11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标普全球公司副总裁、能源专家丹尼尔·耶尔金（Daniel Yergin）所撰文章《全球能源危机加剧》。文章认为，当前全球面临的能源危机要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更为严峻，其不仅影响能源领域，也使国际市场更为破碎混乱，并加剧俄乌危机后的地缘政治冲突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文章分析，当前的能源危机始于新冠肺炎疫情后煤炭、液化气、石油等能源产量减少，能源价格随之升高。此外还有加剧能源危机的五大因素。一是，俄罗斯出于对乌克兰开战的后备考虑，削减对欧洲最低合同能源输送量，抬高能源价格，造成欧经济困难和政治混乱。二是，西方会继续对伊朗实施制裁，伊石油暂时不会进入国际市场。三是，受疫情对国际投资和设施维护的影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出口国会扩大石油产量。四是，中国逐渐恢复经济生产进一步扩大对石油的需求。五是，原油市场收紧导致相关炼油产业收紧。文章最后认为，未来六个月欧洲可能将需要燃烧煤炭资源度过能源寒冬。在全球能源危机背景下，亟待更多政府间沟通合作，有效加强能源贸易调控。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nergy-crisis-will-deepen-no-supply-by-daniel-yergin-2022-07?barrier=accesspaylog>

撰稿人：陈熙芮

## 8、《外交学人》：俄乌冲突带给韩美同盟的三条教训

7月15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刊登了韩国海军指挥官余智勋（Jihoon Yu）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洛克波特分校国际研究助理教授埃里克·弗伦奇（Erik French）所撰文章《俄乌冲突带给韩美同盟的三个教训》。文章指出，俄乌冲突为韩美同盟威慑朝鲜提供了三条经验教训。第一个关键教训源于俄罗斯在整个战争期间糟糕的军事表现，即（军队的）数量优势无法弥补后勤、训练、领导和空中支援方面的不足。尽管俄军在人数上占优，但其在战争中表现不佳，不仅未能在战争初期占领基辅，还遭受了巨大损失。文章认为，这为韩美同盟传递了积极信号：虽然朝鲜人民军（KPA）数量远超韩国军队，但前者在后勤保障、军队训练和空中支援方面明显落后。第二个重要教训是俄方领导人可能高估了其在武装冲突中获胜的能力。金正恩对朝鲜军事能力和朝鲜人民军获胜能力的评估也可能存在偏差。因此，韩美同盟必须努力确保其联合威慑的持续力量和可信度。第三个教训是核武器可以在阻止外部力量介入地区冲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朝鲜提高其核武库的能力及多功能性，韩美同盟将面临类似挑战。因此，韩美同盟必须继续加强美国对韩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以确保冲突发生时朝鲜无法在盟国间挑拨离间。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3-lessons-from-the-russia-ukraine-war-for-the-south-korea-us-alliance/>

撰稿人：高云萌

## 9、《外交政策》：俄罗斯建立红海海军基地的梦想暂时破灭

7月15日，《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登美国国家安全与情报专题记者艾米·麦金农（Amy Mackinnon）、外交事务与国家安全专题记者罗比·格拉默（Robbie Gramer）、五角大楼与国家安全专题记者杰克·德奇的文章《俄罗斯建立红海海军基地的梦想暂时破灭》。文章援引美国两位匿名情报官员透露，俄罗斯在红海水道的苏丹港建立海军基地的希望已经搁浅。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俄罗斯与苏丹在该计划上的进度，如果成功，该海军基地将成为俄在非洲第一个基地，将为俄提供一个红海战略支点。文章分析，之所以该计划搁浅，或与苏丹军事领导层复杂内部关系有关，去年10月苏丹发生政变，苏丹军方从一个由文职领导的过渡政府手中接管了政权。尽管该国执政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达加洛将军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但政变领导人兼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布尔汉将军一直在寻求避免疏远西方及其盟友。文章认为，俄罗斯建立红海海军基地计划的搁浅，标志着美国削弱俄在非洲势力扩张的一次微小的胜利。但文章也提到，尽管这一次受挫，俄罗斯还将会在红海沿岸寻找替代方案，继续建立海军基地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15/russia-sudan-putin-east-africa-port-red-sea-naval-base-scuttled/>

撰稿人：黄云飞

## 10、《外交事务》：俄乌危机或触发出口管制改革

7月15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EST）研究员艾米丽·温斯坦（Emily S. Weinstein）的文章《俄乌危机或触发出口管制改革》。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采取全面出口管制。这些新的管制措施打破了只管制敏感军事技术和武器相关物品的传统模式，寻求推进更广泛的战略和经济政策目标，即削弱俄罗斯的作战能力。文章指出，新的管制措施意味着出口管制将会进入新阶段。美国及其盟友原有的出口管制体系存在以下五个问题。第一，俄罗斯是《瓦森纳协定》、“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三大多边出口管制制度的成员，且其无法被除名。第二，现有制度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已过时，未充分考虑经济行为所能带来的战略主导地位。第三，军事和民用界限逐渐模糊。第四，现有制度无法针对某一特定国家采取措施。第五，现有制度或国际机构无法有效规制侵犯人权的技术应用。基于此，文章认为美国应带头建立新制度，如联合技术发达的民主国家发表声明对俄罗斯经济和军事目标至关重要的物品实施控制。同时，上述国家需修改其国内

出口管制法律，以授权新的管制措施，包括针对特定国家的管制。为提高有效性，新机制的参与国之间还可以协同管制。文章总结称，俄乌危机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了独特机会，使其意识到一个新的出口管制制度或成为最有力的经济武器之一。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2-07-15/making-war-more-difficult-wage>

撰稿人：杨滨伊

## **11、《外交政策》：拜登需要“建筑师”而非“机械师”来修复美国的外交政策**

7月12日，《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布其专栏作家、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撰写的文章《拜登需要“建筑师”而非“机械师”来修复美国的外交政策》。文章指出，拜登政府兑现了部分外交承诺，但总体而言政府并未制定出明确、令人信服且成功的外交战略。俄乌方面，美国加速武装乌克兰并将其纳入西方发展轨道的政策与俄乌冲突有关，这将使乌克兰付出可怕代价。此次危机还使美国再次充当欧洲的“第一响应者”，欧洲履行承诺并重建军队的可能性极小。亚洲方面，拜登政府缺乏一个清晰、连贯、具有实质内容的亚洲战略。中东方面，拜登政府对该地区的政策战略仍以“交易型”为主，还继续默许沙特在也

门的战争。此外，拜登团队虽一再强调美国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和团结“自由世界”的愿望，但美国自身却出现严重分裂。文章认为，拜登及其团队以数十年不变的套路制定外交政策，就像是一批熟练的“机械师”；但当今的挑战需要新安排和新方法，也因此需要更具想象力和远见的“建筑师”。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12/biden-foreign-policy-outdated-groupthink/>

撰稿人：王叶潜

撰稿人：陈熙芮、高云萌、黄云飞、杨滨伊、王叶潜、郑乐锋、李竺畔、李星原、胡宇恺、蔡依航、邵志成

审稿人：包坤极、马国春、许馨匀